

A/PV 904

第九〇四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議程項目八

通過議程(續前)

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A/4520)(續完)

一. 主席：大會將繼續討論題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美利堅合眾國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採取侵略行動對世界和平所造成威脅之控訴”這個項目應如何分配。

二. 請波蘭外交部長發言。

三. Mr. RAPACKI (波蘭)：我瞭解美國代表團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而且關於美國代表團今晨因為沒有別的話可說所以不得不在這個發言臺上提出來的理由〔第九〇三次會議〕，本人不擬爭辯。

四. 我想專對我們面前的問題發言。要決定什麼問題由全體會議審議，什麼問題由各委員會審議，我們所應秉承的唯一規定就是昨天我〔第九〇〇次會議〕所引證的方法與程序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建議書的第二十三段。那許多建議的含意是——而且這是一個常識問題——大會在全體會議審查的問題應該是特別重要而緊急的問題。我們剛剛有這樣一個又重要又緊急的問題在我們面前，就是美國對蘇聯的侵略行動造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況且這一問題事實不容否認法律問題也十分清楚。事關以軍用飛機侵犯別國領土主權的極端嚴重行為，而且尤有甚於此者，就是一個大國——美國——的政府所正式宣告的一個原則，據說這種行為是對別國的正常行徑，就本案而論，這個別國就是另一大國蘇聯。

五. 大會無須將此事交委員會討論，因為不言而喻這種政策就是蔑視國際法，破壞國際和平關係的基礎，而且直接威脅和平安全及國家的主權。誰都知道這一政策對國際情勢已經發生的影響。此事已經使得本來預備為緩和緊張局勢開闢新的道路的高峯會議無從舉行。而且在國際關係上引起極嚴重的危機。

六. 大會也不必採取什麼複雜的程序纔能充份明白這種政策將來可能發生的不可測的後果。任何國家目擊外國飛機在其領空飛行，加以從事間諜活動而且可能隨時投下核彈，顯然不能袖手坐視，而遲早會發生劇烈的反應。結果所造成的鏈鎖反應可能使世界遭遇浩劫。

七. 大會目睹這種嚴重危機，務必要通過其最高機關就是說，通過全體會議，以最大的權力表明其意見。大會也務必要儘速表示意見，不容把時間浪費在不必要的程序上面。聯合國如有任何猶豫不決或者對於飛入別國領空之理論或辦法加以縱容的表示，都徒然鼓勵在國際關係上好用這種方法的人實施進一步的挑釁行動，其影響所及是不可測的。

八. 蘇聯政府採取堅定態度——這是波蘭政府所贊成的態度——制止了美國軍事集團所引起的鏈鎖反應。可是危險依然嚴重。雖然美國總統在巴黎已經聲明停止這種飛行，雖然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有決議案¹請各國彼此尊重主權，七月一日又有一架RB-47式美國軍機侵犯蘇聯的領空。

九. 我們已聽到了美國的否認，甚至反訴。但是我要提醒大會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國關於高峯會議也有一個意見，表示遇有這種事情最好單單發表一個“搪塞性的聲明”，至少可以等到“水落石出”時再說。美國直到今天還沒有確實放棄在他國上空飛行的主意。甚至在今天，雖然蘇聯總理已給他一個機會，美國代表也並未拋棄此點，而祇是徒然企圖自圓其說。足見這種包藏最嚴重危機的事件能否不再發生，絕無保證。

一〇. 所以我們務必不可把這問題從全體會議送到委員會，然後再由委員會送回來，徒然浪費時間。此事應該列入大會全體會議的議程，一如蘇聯的修正案〔A/L.313/Rev.1〕所提議。

一一. 主席：在一般辯論中現在不再有人要發言。我請蘇聯國務院總理行使答辯權。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年，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328。

一二. Mr. KHRUSHCH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我要利用各代表所享有的答辯權來回答美國代表的話。

一三. 美國代表說他決意保衛聯合國的利益。他顯然把聯合國與美利堅合衆國看成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而且把大會當成國務院的支部。可是這個支部已經開始獨立了。美國代表說十月革命以後美國對蘇聯並未立即實施侵略，我要請他注意一些事情。他似乎忽視了指揮美軍在西伯利亞登陸的 William S. Graves 將軍的回憶錄。這位將軍給他的回憶錄題了一個很醒目的書名，好像明知他做了什麼一回事。他把這個美國干涉的故事叫做“美國在西伯利亞的冒險”。他到過西伯利亞，而且曾被紅軍和西伯利亞的黨人趕走。不過這位美國將軍的書倒是相當真實的記錄。美國代表應該讀讀，他也許會看到一些資料將來有用處。偶爾讀些書很有用處的。而且我介紹給美國代表的，並非布爾塞維克的宣傳，而是其本國一位將軍的回憶錄。

一四. 我現在想講另一件事情。安全理事會兩次決議蘇聯控訴美國的侵蘇行動沒有根據。正因為安全理事會不幸作此決議，所以我們纔把這些侵略行動問題提到大會裏來。我們另有什麼辦法呢？

一五. 美國代表裝做和處女一樣純潔。但是這位處女已經生過孩子——不僅一次，而且兩次，而且居然做到每兩個月生一次——五月一次，七月又是一次。他們繼續堅稱美國是純潔的閨女，沒有生過孩子。可是全世界都知道，U-2 是五月出生的，RB-47 是在七月出生的。

一六. 安全理事會如果不願譴責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我們將把安全理事會看成什麼東西？它不會博得任何人的尊敬。請原諒我講話率直，可是如果安全理事會這麼做，就祇會叫人瞧不起。

一七. 安全理事會必須保衛和平而防止戰爭。可是在美國國務卿 Mr. Herter, 美國總統自己以及整個世界連美國在內，大家承認美國の間諜飛機奉命飛入蘇聯上空的時候，安全理事會所做事呢？安全理事會所作決議好像根本沒有侵略飛行這回事。

一八. 的確美國當初對於飛機の間諜任務撒了謊。不過我們知道我們所對付的是什麼人。所以當飛機被擊落以後，蘇聯政府就決定發表一個含混的聲明，不讓美國知道這架飛機在什麼地方被擊落，飛行員的下落如何，而且不知道我們已有物證。我們相信魚會上鈎的。而且我們的預測的確有道理。美國聲明這

架飛機並未在蘇聯上空飛行，而是爲了偵察任務而出飛的。它飛到土耳其上空，有個氣象臺收到飛行員的報告說氧氣設備發生困難，而且該飛行員隨後失了知覺。照美國所說，就此失卻聯絡。飛行員看來已經在土耳其什麼湖上撞落。我們歡迎這一番謊話。各位可以想像我們的對手方暴露了弱點讓我們攻擊，我們多麼高興。

一九. 於是我們宣佈美國說的是謊話。這架間諜機已經在 Sverdlovsk 上空被擊落，飛行員被我們捉住，安全無恙。我們更說我們獲有飛機的殘骸以及若干儀器，換句話說，所需要的一切物證。美國的領袖們於是講些什麼？Mr. Herter 說美國飛機確飛入蘇聯，但是所以飛去是因為蘇聯有許多軍事秘密，而且美國必須知道蘇聯的火箭基地所在，對不起這是爲了安全目的。美國的總統也證實此說，而且表示曾經批准其事。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情麼？史無前例的不講信義的行爲麼？真能允許有這種行動麼？

二〇. 順便可以一提，這架侵略飛機曾飛越阿富汗的領空，侵犯了它的主權，是從土耳其領土起飛的，而且飛過巴基斯坦的領空。該飛行員原定去挪威，如果發生了什麼問題就飛芬蘭降落。後來芬蘭曾向美國抗議事先未請其准予降落。

二一. 這些活動影響所及如何危險是很容易設想的。Powers 祇是一個飛行員，而且我相信他確在誠心懺悔，他是受了重賞的誘惑，而且失敗的很慘。凡崇拜金犢而自己賣身者定歸失敗。當 Powers 上法庭，堂上問他如果他飛機上有原子彈，他會不會按鈕投彈，他承認他曾奉命到達一定地方就得按鈕，而且按過，又問他如果投擲的是原子彈，他會不會按鈕，他答覆是肯定的。如果如此，結果如何顯然可知。這就會成爲戰爭的開始——甚至就是戰爭。

二二. 我們在座的都是成年而且是負責任的人。我要強調說明我們提出這一問題不是爲了使美國難堪。我們不是要使美國難堪，我們擊落這架飛機也不是使美國難堪。各位當能回憶當時我曾說過，美國總統也許未必知道此次飛行。我這個聲明與我所想的相反，這是因爲我尊重美國總統：我要讓他容易跳出這個爲難的處境。可是他竟任性說他事先知道這件事，而且是他批准的，他說這是爲了美國的安全，而且這種飛行仍要繼續下去。

二三. 我們怎樣辦呢？我們打下了那架飛機，以後有這種飛機飛到我們的領空，我們一起把它們打下，

我們要進擊侵略我國的飛機的起飛基地。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不幸的是發展落後的國家和殖民地都不能這麼做，因為他們沒有工具。可是我們很能保衛我們的祖國，保證我們的邊境不可侵犯，而且抵抗任何侵略者。

二四．美國是不是要戰爭？是不是挑起戰爭？無論如何，任何威脅都嚇不倒我們。如果美國發動戰爭，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唯有報復。任何國家被人攻擊都有自衛與報復之權。不過我們要聯合國譴責這種行爲，不僅視爲侵犯一國的主權，而且是破壞整個國際法的行爲。美國已經聲明派遣間諜飛機飛入別國領空是它的權利，也是官方的政策。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應該讓步，還是抗拒這種飛行？

二五．如果大會不表示明白這一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如果它與安全理事會採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就不能尊重其決議而且就得依靠我們自己的實力。因為我們確有實力，全世界都知道此事。我們警告五角大樓和美國的侵略者不要挑釁，因為我們要報復，決不猶豫。

二六．美國代表在這裏說美國總統已經在巴黎聲明過這種飛行不再繼續。請仔細注意這句話。這倒好像給了我們好大的面子。他並沒有說有沒有過這種飛行，他說這種飛行不再繼續。可是他這一聲明就是已承認有過這種飛行。

二七．我們現在要什麼？我們要美國總統說美國的行動不正當。我們要美國政府承認做事不正當，而且保證以後決不再這麼做。美國代表現在說以後不再有這種飛行，可是不久以前，他們還下令作這種飛行，而且堅持說他們有此權利。況且美國總統已經講過在他在職期內這種飛行已經取消。這就是說新總統選出以後美國如果有意，仍可能繼續作這種飛行，新總統可以說，下令停止這種飛行的是艾森豪先生，他卻不受其前任的諾言的拘束。這種武斷的決定又怎麼能够指望我們隱忍呢？

二八．況且大家知道總統沒有講真話。他在巴黎聲明停飛，大約在U-2間諜機那次飛行兩個月以後，又有一架RB-47式軍機飛到蘇聯的領空。我們把它擊落了。在我出發來出席大會之前，我們得悉美國想重新派一架飛機到蘇聯來，飛行高度達二萬五千公尺。我告訴駐莫斯科的美國大使說我們已經知道此項飛行計劃。我們警告這位大使我們已有了準備。我告訴他說如果美國想試試我們打飛機的火箭技能，以及我們把飛機從二萬五千公尺高空擊落的能力，我們有準備

表現一番。美國當局取銷了此次飛行。可是挑釁行爲仍在繼續中。

二九．北約國家最近宣佈要在靠近蘇聯海岸與邊境的黑海舉行軍事演習。國防部長 Malinovsky 元帥問我怎麼辦，我對他說“你是國防部長，你有什麼提議？”他說“我提議叫我們的軍隊與火箭嚴陣以待，把一切都準備好，把彈頭裝上火箭。”我說他提議的辦法是很有見識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北約國家是在從事軍事演習呢還是部署戰爭。所以現在我自己在美國，而我們的防務正嚴陣以待。

三〇．我們的東道主美國人究竟在幹什麼？在我坐在 *Baltika* 號輪船上來紐約途中，頭上就有美國的飛機盤旋。而且在離紐約不及兩天的路程時，我就注意到有潛水艇在後尾隨。這是誰的潛艇，不難猜到。至於說我們曾否辨明這艘潛艇的國籍，我應該指出我的目光是敏銳的，我恰巧是遠視。我先用望遠鏡看，然後放開望遠鏡再看這艘潛艇，我辨明這艘潛艇並無困難。因為我們很熟悉這種戰爭的機器。我們也有潛艇，而且都很好。

三一．美國爲什麼還要這樣挑釁呢？它想嚇倒我們麼？我們是不容易給人嚇倒的。想沉掉我坐的那條船麼？可是如果我沉到海底，我定會叫它同歸於盡，我希望人家明白這一點。

三二．七月一日這架RB-47負有間諜使命，我們把它擊落了。美國代表卻在大會裏說這架飛機是在我們邊境以外若干距離被擊落的。我們要指出美國當局所講此項距離的數字頗有不同。

三三．這就叫我記起一個故事來了。當 Shamil 被俄軍捉到以後，指揮官叫捉到他的軍官去向沙皇面奏經過情形。我不妨指出：我們都明知有些軍人是要誇大其辭的。這次情形正是如此。這位軍官把他如何活捉 Shamil 講得非常動聽。他告訴沙皇他做得如何巧妙，打得如何勇敢。可是那位將軍知道他的弱點，所以派了另一位軍官陪去，並且叫他聽到另一位軍官講得太得意時就拉拉他的衣服。所以當第一位軍官撒謊太多時，他就拉拉他的衣服。可是第一位軍官還是瞎吹，他又拉他的衣服。於是第一位軍官憤然說“你拉衣服幹什麼？你又沒有在場，我是在場的”。美國代表現在的境地很相像。他定要撒謊，而且他說並非撒謊。可是我卻要拉他的衣服，說“我們擊落了這架RB-47飛機，而且我們的戰鬪機把它擊落在蘇聯的領海”。

三四。現在美國要把此事提請國際公斷，換句話說，要提交一個公斷法庭。安全理事會討論了兩次，用比喻來說，它的結論是一個生了兩個孩子的婦女是個處女。誰能承認這種法院的判斷呢？

三五。保衛我國主權的責任不在國際法院身上，而在我們的軍隊與國防部長身上。如有敵人侵入我境，我們要把他擊敗，把他趕走。這就是一個正當的法院——蘇聯人民法院——的做法。不能有其他法院來管侵略者。

三六。美國代表說我講U-2事件是四國高峯會議所以破裂的原因，是不對的，而且甚至早在會議未開以前，真理報與消息報就已經向美國猛烈攻擊。他說這些報紙並不反映輿論。我只能說：“看看誰在講話”。我們的報紙代表人民，而美國的報紙代表小小的資本家集團。在美國，報紙是有錢人的產業。編輯如果不寫出獨佔家所要的文字，就立即解職。美國代表很明白這些事情。

三七。我現在要來答覆美國代表發言的實體部份。的確，我們的報紙有尖銳的批評，不過並非批評美利堅合眾國。他們是批評 Mr. Dillon, Mr. Herter 和美國副總統的言論。我不提他的大名，以免干涉美國的總統選舉運動。這些美國領袖們都曾有過魯莽的言論。我們加以駁斥。這些事都發生在U-2 飛入蘇聯以前。

三八。大會各位代表如要更清楚明白這些言論的內容，且看美國總統的評價如何。有一次在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問起他是否知道 Mr. Dillon, Mr. Herter 和副總統所講的話，美國總統答稱他知道此事，而且完全同意這些言論。所以這些言論不僅反映 Mr. Dillon, Mr. Herter 或副總統的意見，而且反映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和政府的政策。

三九。所以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五角大樓和國務院都曾為破壞高峯會議先作準備。後來想到赫魯曉夫的反應也許未必盡如所料，所以決定用更激烈的辦法。四月九日他們派了一架間諜飛機飛往蘇聯。我們看到這架飛機在我國境內飛行，可是我們的高射炮手並沒有把它打下來，失職人員受了嚴厲的處分。軍人必須時時警惕決不能讓人來乘其不備。我們告訴他們如果再有同樣的錯誤，要受更嚴厲的處罰。可是美國領袖們卻以為四月九日的飛機既然沒有被擊落，他們就該再來挑釁。他們在五月一日又派出一架飛機。可是我們的高射炮手這次卻戴罪立功，把這架飛機打下來了。

我們感謝他們打得好。而且撤銷了他們原有的處分。這就是事情如何發生的先後經過。

四〇。他們可以在五角大樓裏批評我，可是我認為美國總統甘受軍人的指使。他自己並不想把與我們的關係攪壞。雖然他的任期不久屆滿，我並未拒絕與他見面。不過我想這種會面未必有什麼收穫。縱然如此，我仍願予以對一個人應有的尊重……

四一。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眾國)：程序問題。

四二。主席：我要請總理在本主席處理當場提出的程序問題時暫時站開片刻。

四三。Mr. KHRUSHCH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我願意甚至更站遠些。

四四。主席：我請美利堅合眾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四五。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眾國)：我很高興蘇聯國務院總理站得很近，定能聽到我所講的話。據我的瞭解他在過去十二分鐘之中所講的話原已完全不合程序，而在剛纔這片刻之中他竟然開始說到個人，攻擊我國政府首長及國家元首。我認為這完全不合程序，我要請主席制止他。

四六。本人當然要在赫魯曉夫先生講完以後要求有答覆之權，可是同時我相信他定會自知檢點，不損害大會的尊嚴。

四七。主席：大會已聽到國務院總理的發言。他談到一個很有爭論的問題，其間提及美國總統的言論與處置。可是我卻要說明我並不知道國務院總理講到美國總統的地方有什麼話可以視為得罪私人。我請總理繼續發言。

四八。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眾國)：程序問題。

四九。Mr. KHRUSHCH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主席先生，本人很滿意。本人並沒有講任何得罪美國總統的話。而且也無意得罪他。

五〇。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眾國)：程序問題。

五一。主席：我很抱歉又要打斷國務院總理的話，因為美國代表又要求就程序問題發言。在我處理此事時請總理站開。

五二. 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衆國): 主席先生, 據我的瞭解你的意見是你並未聽到特別開罪於美國總統的話。我用耳機聽到的翻譯或有錯誤, 可是我的印象是蘇聯代表說就美國軍事集團而論美國總統是被人牽着走的, 如果這不是誹謗, 我就不知道什麼纔是誹謗了。

五三. 主席: 主席並不認爲這句話意存誹謗。我認爲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美國總統之外有別人負着責任, 可是卻不認爲這種話應視爲我前幾次裁定爲得罪私人的一類。我要請總理繼續發言。

五四. Mr. KHRUSHCH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 我剛纔正在想如果我講到總統的那些話要認爲是侮辱的話, 我就只得演啞劇了。我可以不開口, 用手勢表示飛機在飛, 然後發出聲音表示這架飛機被擊落了。

五五. 我想給美國代表講個故事。兩位搭客坐在火車上, 這件事情是在俄國, 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他們交話。他們坐的是三等車, 對面還有人坐着在聽他們談心。其中一人告訴另一人說“沙皇是傻瓜”, 一個憲兵正坐在這節車上的另一部份, 聽到這句話就走過來問他說“誰說沙皇是傻瓜?” 這位旅客回答說“先生, 這是我講的”。憲兵大怒說: “你怎麼敢說我們的沙皇是傻瓜”。那位旅客說: “對不起, 我說的是日耳曼沙皇是個傻瓜”。那位憲兵可是大聲嚷道: “我是知道自己的沙皇的, 如果你是講一個傻瓜的話, 那麼一定是講我們的沙皇”。這件事情我無須再講了。

五六. 今天早上開會我發言時曾說我們應該了結這件事情, 而且抱定友好精神來了結。當然一件事情如果開頭就不好, 結局也難痛快。不過我們又能怎樣辦呢——這位處女生了孩子, 而且生孩子的事情已經註冊, 總得要解決。一個正當的問題就是誰是這孩子的父親, 他是否負責?

五七. 我們要美利堅合衆國承認確曾實施侵略行爲讓它自己去找適當公式, 可是要它承認曾有過在平時各國彼此維持正常關係的時候無可容恕的行爲, 而且要它保證以後決不再犯。如果美國代表提出此種聲明, 那麼這件事就不必再多講, 我們就可以接受保證, 這件事也算就此了結。

五八. 可是美國卻堅持有從事這種飛行的權利。既然如此, 那麼我們就堅持我們有權利要求譴責這種飛行爲侵略行爲。這不僅是國家之間的爭端, 而是事關

破壞國際公法。如果以後美國飛機仍繼續侵犯我們的領域, 我們也非把這些飛機擊落不可, 則將來總有一天人們會一覺醒過來發現已經陷入了熱核戰爭。各位難道看不到此種政策將演成什麼結局麼? 我們所以如此猛烈反對這種不知恥的侵略政策就是因爲這一理由。

五九. 我們堅持一定要使我們滿意, 並不是爲了我們自己, 而是爲了各國人民, 他們都在憤恨這種不講信義的政策, 而且要求保證不許再有可能引起戰爭的挑釁行爲。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 將來纔能採取措施使得國際上不可能發生戰爭。

六〇. 當一個大國正在部署在另一大國領域內進行挑釁飛航的時候, 又怎麼能夠進行裁軍談判? 這種談判會有什麼價值?

六一. 我不願誇耀我們的軍備, 可是我也不願過份謙虛。我們不像那些無力自衛的國家那樣, 祇能抗議侵略, 我們擁有威力最大的武器, 足以抵抗侵略。如果大家承認美國有權進行這種挑釁飛行, 那麼我們堅決譴責侵略的權利也必須承認。否則我們自己就要行使此項權利, 因爲各國都有權保衛其領土和主權。

六二. 今天我動身回國。我雖然不是黑人, 可是我們一致決定在全體會議來討論剷除殖民制度這一問題, 我與一度受過殖民奴隸制度桎梏的人們額手同慶。本人與他們額手同慶, 而且全世界有理智的人民也都有同感。

六三. 今天我要就裁軍問題發言, 而且提出有關的方案。我們的方案和我們的立場如下:

“大會,

“確認處此現代武器具有無限毀滅力與射程之情形下, 繼續軍備競爭對於各國人民充滿絕大之危險,

“深信面臨核子火箭戰爭之危險, 普遍澈底裁軍問題乃係現代最重大之問題, 需要立即解決,

“重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大會關於普遍澈底裁軍問題之決議案一三七八(十四),

“憾悉該決議案未獲履行, 實施該決議案之適當措施至今尚未採取,

“再度促請各政府竭力達成普遍澈底裁軍問題之積極解決辦法, 並建議根據下述各原則儘速起草及締結普遍澈底裁軍之條約:

“普遍澈底裁軍應包括解散一切武裝部隊, 銷毀一切軍備, 停止軍事生產, 取消在他國領土內

之一切外國基地，禁止核子、化學、細菌及火箭武器，停製此種武器，銷毀此種武器及所有發射工具之堆存，廢除各國安排軍事之機關及組織，禁止軍事訓練及停止軍事用途之經費開支；

“普遍澈底裁軍應按協定之次序，分期及在規定時間內進行；

“有關核武器及常規軍備之裁軍措施應使平衡，俾無任一國家或國家集團能獲軍事之優勢，而一切國家均確保同樣程度之安全；

“普遍澈底裁軍方案所規定之措施自始至終應在國際管制之下執行，管制範圍應與各期所實行之裁軍措施之範圍及性質相配合。為執行裁軍管制與視察計，應在聯合國下（“內”——俄文本）成立全體國家參加之國際管制組織；

“在普遍澈底裁軍之條件下，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計，應依照聯合國憲章採取各項必要措施，包括各國承允於必要時，將其為維持國內秩序及保證公民個人安全而保留之警察（民兵）部隊單位，供安全理事會調遣；

“為對於國際武裝警察（民兵）部隊之正當使用建立信心，及杜絕其被利用以圖某一國家或國家集團利益之可能起見；

“確認必須變更聯合國秘書處與安全理事會之結構，俾全體三國家集團——社會主義國家、西方集團國家及中立主義國家——在各該機構內均有權力平等之代表；

“為起草一項包括足以保證條約之嚴格遵守之國際管制及視察制度在內之普遍澈底裁軍條約起見，將蘇聯政府關於“普遍澈底裁軍條約之基本條款”之提案，及其他關於此項問題之提案，遞送裁軍委員會審查。”²

六四。我們準備停止講演。我們的立場與提案都很清楚，讓大家來逐點討論。讓我們來擬訂一個裁軍問題有關方面都能滿意的決議案，可是有一個條件：讓我們切實裁軍，而不要祇是鼓吹設置裁軍管制。我們決不參加擬訂一個專講管制裁軍而不裁軍的制度。

六五。各位已經有了我們的確切方案。不過如果這些方案裏的意思第一委員會不予同意，或者我們看到西方國家顯然在拖延的話，我們就不參加第一委員會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不參

加十國委員會或十五國委員會的工作。可是如果西方國家有誠懇表示，我們就會欣然研究並且利用所提出的各項方案，以便得到旨在確保在國際嚴格管制下普遍澈底裁軍的決議案。

六六。Mr. ORMSBY-GORE（聯合王國）：程序問題。

六七。主席：本人抱歉又要打斷國務院總理的發言，可是聯合王國代表當場要求就程序問題發言。我現在請聯合王國國務大臣就程序問題發言。

六八。Mr. ORMSBY-GORE（聯合王國）：主席，我覺得要向你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據我所瞭解的，今天下午我們是討論議程項目的分配問題，而現在我們是要決定蘇聯所要求列入議程的項目應在全體會議或在第一委員會討論。

六九。我早先沒有提出程序問題是因為蘇聯國務院總理開頭就宣讀有關裁軍問題的一批新方案或原則，我覺得在座各位對於這一問題，都深感興趣，在我們沒有聽到那些新方案究竟如何以前，打斷他的發言是不對的。可是我敢說這項辯論原來僅在議程項目之分配問題，如果他在辯論的進程中詳談蘇聯對於裁軍問題所採取的立場，那就完全不合程序。

七〇。主席：嚴格而論，聯合王國國務大臣是很對的。我裁定這一事情曾給我自己留下許多伸縮餘地。各位代表都會記得蘇聯國務院總理在就項目八十的分配問題發言結束時，曾要求我允許他在離開紐約的前夕發表一個陳述。當時我也許可與大會商酌一下，比較好些。可是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我覺得有理由根據一個假定進行，就是如果商諸大會，大會也不會拒絕蘇聯國務院總理發言。我讓他發言就是憑這一點根據。我想他的發言現在行將結束。所以我請他講下去。

七一。Mr. KHRUSHCH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主席，你講得很對，要不是這位先生打斷我的話，我早就講完了。

七二。我要指出這些以人血與人類生命做買賣者對這件事情如何看法。他們注重這一問題的形式，而熱核戰爭的浩劫對人類的威脅卻不在他們心上。所以他們少有天良。人類會記住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姓名。的確，我們不會調他們來質訊，因為如果戰爭爆發，他們決不會再活着——英格蘭在西方往往稱為打不沉的航空母艦，可是在這種戰爭的第一天它就會化為烏有。

² 嗣經編為文件 A/C.1/L.249 分發。

我們只要設想核戰爭的情形，就會明白我們必須竭盡心力確保這種戰爭決不發生。

七三．在座代表聯合王國的這位先生對於這一問題顯然沒有認識。想來經驗定會給他教訓，即使不給他教訓，定會給別人教訓。會有別人接辦他的事情，後任自會懂得必須爭取永久和平與裁軍，因為只有裁軍才能確保和平。如果仍有軍備，如果僅受管制就不會有永久和平。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國家都能利用其軍備，無論加以任何種管制。我想這是人人都清楚的。

七四．我請大會再寬恕我多講片刻，讓我再來談談聯合國的秘書長問題。我並非對 Mr. Hammarskjold 個人過不去。我們見過面而且談得很愉快。我認為 Mr. Hammarskjold 有負於我，因為當他在黑海作客的時候，他叨擾過我。我替他划過船，他並未還過禮，他並未替我做過同樣的事情。

七五．這不是私人的問題。問題在於我是個共產黨員，而他是大資本的代表。他袋裏究竟有多少資本是無關重要的，因為大家知道，與資本家談條件比與他的僕從談往往比較容易。Mr. Hammarskjold 代表某一國家集團的利益，而且他把他們侍候得很周到，他在剛果的舉動就顯得很清楚，他在那面是為指派其任務的人們的利益而服務。他們定會論功行賞，正如他們犒賞為殖民主義者服務的人們一樣。

七六．我們假定在裁軍問題上已經達成協議而且成立了一支國際軍隊。我們當真能讓代表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個人來統率麼？當然不會。我要請各位明白——我並不是為社會主義國家要求什麼特權。不過我不要包括帝國主義營壘與獨佔資本營壘的國家集團享有什麼特權，因為他們在利用聯合國秘書處的機構假公濟私。他們曾經利用聯合國反對剛果。他們可能想用來對付我們。剛果一案他們能這麼做，因為這青年國家力量薄弱。可是他們就不能對我們這樣，因為我們力量強大。

七七．中立國家構成一個國家集團，擁有極大的人口。現在他們在經濟上很脆弱，但是人到底是人，他們的價值不能以他們究有幾百萬元來衡量，而要知道他們是人。最要緊的，人類的尊嚴必須尊重。所以這三個國家集團在聯合國機關裏要有平等地位與同樣條件的代表權。只有這樣，我們纔能相信能夠裁軍而且建立國際軍隊，確信不會用以對付某一國家或某一國家集團。

七八．別人不管如何解釋我的話都可以，我確實誠懇竭力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準備坐下來認真談判，只要所採提案按照我所講的方針。

七九．如果我有冒昧地方，請各位宥諒。我着實攻擊過菲律賓代表，可是他攻擊過我。他是一個戰士。我是一個議會的新手，他是老手。讓我們互相學習。

八〇．尼泊爾代表在議會行為上也曾給我一個很好的教訓。當然我不知道他們在尼泊爾有沒有議會。我回到家裏，要翻翻參考書把它弄清楚。

八一．我但願大會有極大的成就，成功是可能達成的。我們在殖民問題能夠達成一致的決議案，就是證明。如果聯合國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鞏固和平以及在各民族之間造成友好空氣的問題如果都能成功，蘇聯人民都將真心慶賀。

八二．主席：我現在請秘書長發言。

八三．秘書長：我請大會宥諒，讓我對蘇聯的發言人講幾句話。我所以要這樣，是因為他曾針對着我個人講話。

八四．我欣然聽到赫魯曉夫先生把他在黑海替我划船的事情記得很好。正如他所說，我尚沒有機會還他這份禮。我的諾言依然算數，我希望有一天他會來兌現。如果有這一天，我斷定他定會發現我懂得如何划船——而且只用我自己的羅盤。

八五．主席：我請美國代表行使答辯權。

八六．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眾國)：我們聽了蘇聯代表剛才的話，似乎雷聲已經過去，也許大會可以開始辦事了。這真是傑出的表演，我懂得而且欣賞精采的表演，我要承認這一點。蘇聯代表先提出了許多控訴與攻擊，而且用了一些很有問題的語句，最後則給我們祝福，含着安祥的微笑離去。

八七．我必須承認他最後幾分鐘發言所講的話我並未完全聽到。可是我要引述一句很有名的諺語，來請問“他所做的事已經叫我們震耳欲聾，我們又怎麼能夠聽清楚他所說的話？”

八八．蘇聯代表團團長又一度挑戰，對在座其他九十八國說“照我的辦法做，否則就根本不要做”。他又說：“如果你們接受我們所要的辦法，也許我們就在第一委員會參加辯論裁軍問題。否則聯合國一文不值。”

八九．我很明白我今天到這個發言臺來說話這麼許多次，的確會使人懷疑我必有偏私。可是無論赫魯

曉夫先生相信與否，此刻我所關心的主要不是美國，不是美國在聯合國的地位，而是聯合國本身。

九〇。我但願也像今天早上菲律賓代表那樣善於對付蘇聯代表團首長所講的粗魯的話。我不願因為對付個人而這麼做，也不願為了反對他描寫我國總統的話而這樣做，關於這件事我已站上這個發言臺提出過一個程序問題。不過我要向大會追述他曾把安全理事會叫做痰盂——我想他也曾高高興興在那裏面打過幾年滾。可是我不懂他為什麼要用這種詆譏的話來搗毀聯合國的一個主要機關。這個機關正因為與蘇聯很少一致，所以在蘇聯代表團首長看來就顯然不值一文。

九一。關於某些話是否合乎程序，我們已經講得夠了。我完全同意聯合國王國代表的意見：項目的分配原是程序問題，與裁軍毫不相干，就這問題說話，說到後來竟然搬出裁軍問題，的確有些古怪。也許我們在聯合國多年就習於一種想法，認為程序總應有所先後。也許我們不對。也許我們在聯合國多年覺得這個機關有其尊嚴。是我們不對麼？這一點全讓大會代表們自己去判斷。

九二。我想就今天下午我們開會的議程問題稍為講幾句話，以結束我的發言。關於蘇聯控訴美國侵略蘇聯，我要向各位提供兩項基本意見——當然是除了完全駁斥蘇聯代表團首長所重述的控訴之外。我們願意把我們的證據提請公平偵查。蘇聯不願。我想赫魯曉夫先生怕偵查：我想這一點他已講清楚了。我們還願意把我們這一案提請輿論界公論。全美國的人都將聽這次辯論，我非常高興能夠這樣——而蘇聯人民卻聽不到。可是我要向蘇聯代表團團長挑戰，看他敢不敢把這一問題的辯論當時當場全部向蘇聯廣播，而不要像已往十五年那樣對聯合國的廣播條件加以阻擾。

九三。說話尖酸刻薄是前兩天我們會議的特點，我剛才也許也有一點，我要道歉。赫魯曉夫先生顯然很想把事情說到這裏為止——祇是滿面笑容，“一路順風”“吉星高照”。我想我們如果能照他的意思，確是好事。我願向他說聲“一路順風”。我希望他一路回家沒有什麼麻煩。而且我希望只要他認為有必要或應該再來聯合國時，他就能回來，可是我希望他的態度比較好些。

九四。主席：現在沒有別人要發言了，大會要作一決定。總務委員會的建議是把這一項目即議程項目八十，發交第一委員會。對於這一建議有蘇聯所提出的一個修正案[A/L.313/Rev.1]目的是要把這一項目

發交全體會議而不發交第一委員會。按照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我把蘇聯修正案提出大會。有人要求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首先表決。

贊成者：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古巴、捷克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查德、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剛果(布拉薩市)、哥斯大黎加、賽普勒斯、丹麥、厄瓜多、薩爾瓦多、馬來亞聯邦、法蘭西、加彭、希臘、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冰島、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約旦、盧森堡、馬達加斯加、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泰國、土耳其、南非聯邦。

棄權者：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南斯拉夫、阿富汗、奧地利、緬甸、柬埔寨、錫蘭、多明尼加共和國、衣索比亞、芬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拉克、象牙海岸、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爾、奈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

該修正案以五十四票對十票被否決，棄權者三十三。

九五。主席：大會現在要處理總務委員會主張由第一委員會處理項目八十的建議。既沒有批評與反對，我就認為這建議案已經通過。

決定如議。

九六。主席：本人請大會注意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A/4520]內的建議按照今天早晨的表決修正以後發交第一委員會審議的項目表。其中項目十已經發交全體會議。如果沒有異議，我就認為大會已同意把該表所列其餘項目發交第一委員會。

決定如議。

九七。主席：大會現在要注意建議發交特設政治委員會審議的項目。如果沒有人反對總務委員會的建議，我就認為已經通過了。

決定如議。

九八. 主席：大會已經完成了議程的通過和項目的分配。第一委員會與特設政治委員會都將據此照。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前)

九九. Mr. SOUVANLASY (寮國)：主席，寮國代表團要欣然追隨其他會員國誠懇熱烈祝賀閣下當選為大會主席。我們覺得閣下站在這個高崇地位一定更能够保衛在座大小各國決心追求的和平。

一〇〇. 寮國代表團更要欣然祝賀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和賽普勒斯加入我們的偉大的國際家庭，並且代表我們的政府與人民向他們誠懇慶賀。這種歷史上的盛舉表示聯合國在穩步走向達成其一個基本宗旨的道路上，就是走向會籍普及這一目的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我們相信這些新會員國對於本組織的工作定會有珍貴的貢獻。

一〇一. 大會前屆會結束以來雖然我們欣然看到新的國家從以前的附庸地位解放出來臻於獨立，在國際上獲得平等，可是世界上仍有許多地方和平受到威脅，這個事實依然存在。有些人崇尚霸道和武力，使得人類受到不必要的可怕苦難，自古至今我們心裏都有這種恐懼。現在我們也仍難免有此心理，因為至今尚有人想控制其同類，而這種情形，正是我們決心要在國際關係上剷除的。

一〇二. 此中苦況我們已經體驗得太多了，因為雖然我們時時渴望和平，我們寮國沒有看到真正和平已將近廿年之久。我們憑自己的努力爭得獨立，可是這並未使我們完全脫離新的壓力，這些壓力儘管巧妙而不露痕跡，但是仍然無孔不入。結果我們面臨危境，我們必須提請大會注意此事，因為這是一種政策的產物，而這種政策的目的依舊是想把發展不足和軍備缺乏的弱國捲入危險的思想鬭爭之中，從而徒然削弱和平的力量，而且勢必造成國際緊張。

一〇三. 一個三百萬人口，希望多於財富的小小王國來向大國表示，無論什麼意見，似乎都有點不自量力。可是我們覺得世界是各式各樣的，所有民族都有權按照其自己的性情與品質，選擇與自己相宜的社會制度，最能表達其人生觀的宗教，以及自己所相信的朋友。無論民族或個人選擇自由與尊嚴都必須自由而不受外界的干擾。

一〇四. 這就是我國代表團認為各國相處所應採取的正當政策，也就是新的王國政府參照引起現有困難——已成為我們前途的威脅——的經驗而採為自己的政策。所以我國政府已慎重決定決不答應參加任何集團，而要保持中立，對思想鬭爭置身事外；按照自己的願望，按照一個和平民族的古有傳統，繼續保持自己的道路。我們這個民族有史以來對於鄰國從未稍有侵略，在戰爭中流血最少，而且最不願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較弱的民族。它的道德就是和平，一如其宗教教義所昭示。

一〇五. 如果我們的中立哲學能蒙大會接納而不被若干人視為搗亂和平，寮國代表團就非常高興了。我們尤其希望那些想來幫助寮國鞏固獨立的人能從此得到顯明的結論。在這一點上，聯合國已經指明道路。去年我們國內發生嚴重變亂，全國為之震動，顯然具有外人干涉我們內政的痕跡，聯合國當時給我們以協助，寮國代表團是深切感荷的。這種干涉現在仍在進行中，我們要這種干涉完全停止，以便東南亞這一部分最後能够和平生活。寮國決不能再做强國集團逐鹿的對象，因為大火燒了起來蔓延燎原，就不可收拾。

一〇六. 各位多多少少明白寮國目前的困難，這些困難都是國外敵對的政治勢力所醞釀出來的。我們體驗到我們國內情勢的嚴重，我們希望這是暫時的，可是我們故意避免在這裏提供詳情，因為我們不願再多一個無謂的反面宣傳的題目。可是如果委託一個機關耐心舉行公正調查，定會發現某些國家的干涉形跡，他們雖然設法掩蓋，但是欲蓋彌彰。

一〇七. 寮國地居兩個敵對思想交鋒地區的中心，其地位成了努力鞏固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一個可怕的障礙。最合理的態度似乎是躲開冷戰的怒潮。我們覺得這麼做也就是幫助減少摩擦，不過我們處身於這個世界，只有我們的鄰邦和大國贊成我們的立場，這事纔能成功。

一〇八. 所以我們抱着極大的同情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第八七七次會議〕站在這個發言臺上所講的柬埔寨與寮國中立的主張。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最好保障。我們促請聯合國及想在該區域內保持安定與和平的列強認真研究柬埔寨的提議。

一〇九. 我想略談全人類的主要關心的問題，就是裁軍問題。巴黎極峯會議垮臺不久，接着就是日內瓦十國裁軍談判的決裂，使得全世界羣情焦急，醞釀危

機與憂慮，重重地壓在各大洲人們的心頭。寮王國在冷戰的澎湃怒潮之中覺得一無辦法。空氣裏瀰漫着報復和原子毀滅的威脅，大大地增加了聯合國的裁軍責任。本代表團無意贅述這一問題，不過覺得日擊危險的高潮猛漲，決不應該再拖。裁軍問題的辯論，主要因素就是顯然怕上當。各方都在懷疑人家佈置陷阱，深怕因為信任而付過高的代價，因為國際情勢仍有許多未知的因素。只要仍有猜忌與不信任情事存在，即使以最大決心努力談判，想在裁軍問題上達成協議，能否成功仍大有問題。

一一〇。所以我們懇求掌握着人類前途命運的人們消除猜忌而重新建立人民與人民，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信心。信心必須先產生而且漸漸加強起來，然後纔能裁軍，人類纔能免於戰爭浩劫的憂慮。我們必須把握一切機會，運用一切方法儘速打開目前的僵局。所以寮王國只能懇切籲請懂得技術而且擁有這些新武器的那些人，爲了精神與道德價值，爲了文明，而運用他們的智慧和勇氣，採取消除人類自滅之憂的道路。

一一一。本代表團聽到若干國家攻擊秘書長的職權，深覺震動。我們要爲秘書長表示尊敬和深切的謝意。他的偉大的政治家的品質、才幹、大公無私孜孜不倦爲和平而努力，博得大家的敬佩。攻擊秘書長的立場，我們認爲就是破壞聯合國的基礎，褫奪保衛小國的屏障。正當許多非洲國家抱着滿懷的希望與信心加入這個國際大家庭的時候，某些國家對於本組織的最高當局大事攻擊，我們覺得難以索解。我們把信心寄託在聯合國，可是現在卻怕聯合國因爲想把它作爲工具的人們濫加攻擊，可能將陷入其過去比較不幸的情境更深。所以寮國代表團誠懇歡迎秘書長不顧可能使許多別人爲之動搖的攻擊，毅然決定不離開他的崗位。本代表團認爲此項決定動機全是爲了和平，也是爲了需要聯合國保護的一切國家的利益。

一一二。寮國代表團把自己的憂慮與政治理想講得這麼長久，向大家表示抱歉。寮國代表團本來想專門來談談寮國所述的所謂第三個世界所關心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超乎政治的人道的解決。萬一人民食不果腹，正有絕望而死的危險。我們必須給他們不久即會否極泰來的希望。人類在安適與財富上的進展參差不齊，這個世紀最偉大的運動應該是消除這些差別。我們斷定在座各國對於這一點都知之甚深。發展不足國家缺乏技術知識，而大國之所以出類拔萃，也是因爲有了技術知識。所以最好把這種知識向大家公

開，我們都是全力發展的世界之一員，現在比較幸運的人必須對沒有那麼幸運的人多予注意。寮國有幸首先受到各國技術與經濟協助的恩惠不勝銘感。尤其是聯合國——在秘書長與聯合國調查團訪問之後，就擬訂了一個協助方案，現在正在實行中。特別基金會爲了湄公河下游調查協調委員會，給我們撥有巨款。聯合國的協助以及友邦的雙邊協助已經向我們證明大小國家的團結。但願這種工作在我國在其他國地方都繼續下去，不要有什麼政治條件，而要純粹以人道爲目的。這就是這個“第三世界”的大願望，因爲無私的利人之舉是無往不利的。

一一三。本人不願多費各位的時間。可是在離開發言臺之前，我要告訴各位，本代表團對於第十五屆會的工作有什麼感想。自從九月二十日以來大會所看到的意見不睦、思想鬭爭和毫無約束的宣傳等等可悲事情都決不會發啓信心，或消除什麼憂慮，或者簡而言之，不會減輕國際的緊張局勢。我們看起來世界大國已經把聯合國屆會當做例行公事，可是對於弱小國家，尤其是新近獲得獨立的國家，這些屆會是希望的泉源。在大國認爲例行公事或小國認爲希望所繫這兩者之間，現在必須盡一切的努力於一個單一的目標，就是保衛和平以便達成真正的國際合作。第十五屆會是聯合國的一個艱難的考驗，它會顯出在國與國的關係上同樣的字是否有與人與人關係相同的意義，誠懇與信義能否成爲人類共同語文的一部份。

副主席 *Mr. Illueca* (巴拿馬) 就主席位。

一一四。Mr. OKALA (喀麥隆)：本人第一次在一般辯論中追隨先我發言的各位代表站在這個發言臺來，現在擬爲本代表團執行本共和國總統 *Mr. Ahmadou Ahidjo* 和喀麥隆政府首長 *Mr. Charles Assalé* 所交下的神聖任務。在座各位有很多人在一九五八年與一九五九年本國前途問題尚在討論時曾在大會若干委員會裏聆聽過 *Mr. Ahidjo* 的言論。我發言的目的是要用簡單的字句可是要儘量從詳告訴各位喀麥隆是怎樣在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獨立的。

一一五。他剛才說我履行這一道義責任是我的神聖義務，因爲各位無不充分明瞭我的國家以前曾根據按照聯合國憲章所簽訂的託管協定置於法蘭西管理之下，現在尤應向大會報告獨立與民主在喀麥隆的運用情形。

一一六。一九五九年三月，大會關於如何讓我國有民主法制這一問題所進行的長久討論告一結束，通

過了決議案一三四九(十三)，其中要點如次：(甲)在宣告獨立後儘速以普選方式舉行自由選舉；(乙)誠懇力求民族和好。

一一七。所以本國所有擁護民主法度的人都覺得必須報告清楚，讓各位知道所發生的情形而且關於剛纔所講的這個決議案的指示在本國的遵行方式，可以安心。在我們喀麥隆人說，這是一種道義責任，也是一種在政治人格上應負的責任，這是我們所重視的一點。所以我覺得我可以請求各位注意我的話而且加以宥諒。其所以要請各位注意，是因為在任何商業機關，都得有一篇收支對照表說明生意的盈虧；各位應該知道所發生的一切實際情形。而所以要請各位宥諒，是因為我覺得這時候有許多重要問題在討論，以期撥開烏雲而見青天，而一個新來的人，其首先唯一的責任本來應該是聆聽各位的高論現在居然站到這個發言臺上來，不管習聽大人物講天下大事的各位望而生厭，似乎不免有不自量力之嫌。

一一八。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我國得到獨立。政府經國會同意訂了一個時間表，嚴格實行。各界人民的主要目的是要本國儘速採行民主法度以便進行肅清殖民制度的工作，使我國的行政經濟與社會制度開一新面目。因此由四十二人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國會議員與各公團代表各佔半數，負責起草憲法提請部長會議核定，以後再由人民複決通過。該憲法草案，採取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則，定喀麥隆為共和國，宣佈本共和國不可分割，國家主權屬於人民。憲法承認而且保障一切自由，後來經過人民複決，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以二十五萬以上的多數票通過，雖然反對派曾有激烈的宣傳運動。有一個特點足以表示極大進步，就是儘管雙方熱烈活動，複決運動確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進行，這就表示我國人民具有充份的責任感。

一一九。憲法通過以後，在全喀麥隆人和解方案的範圍內，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解散喀麥隆民衆協會的命令隨即撤銷。喀麥隆民衆協會、喀麥隆民主青年及喀麥隆民主婦聯都重新建立起來。而且宣佈了一個事實上的大赦，只有一項條件，就是要聲明不再使用暴力。這一切的步驟都是為了使得自動流亡在國外的喀麥隆人能夠回來參加兩個月之後即將舉行的選舉。本來以為單單這些步驟已經足以使得主張暴力的人們相信喀麥隆人民都願意修睦言好，並且在票匭前會面，在重新和解的堅固基礎上共同建設國家。

一二〇。雖然我們在喀麥隆的人贊成這些措施，但是在國外的人們所表現的行為卻證明“流亡的人既不能學習也不能捐棄仇恨”這句話隨時隨地都有其至理，竟然叫其黨羽抵制選舉。可是有兩位是例外，一位是前總理 *André-Marie Mbida* 原來流亡國外，至時回國競選，另一位是 *Mr. Moumié* 的同事 *Mr. Owono Mimbo* 都當上了候選人，而且兩人都已當選。*Mr. Mimbo* 是當選證實以後再回來的。

一二一。選舉是民主的，是自由的。最好的證明就是正如實行自由選舉的所有民主國家一樣，有幾位部長落選了，而且其中一位是敗在一位女士手裏。登記選民一百九十四萬四百三十八名，實行投票的共一百三十四萬九千七百三十九人，投票數佔選民的百分之六九·五五。這一數字顯然高過託管時代所舉辦的幾次民意徵求，按一九四六年佔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五二年佔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佔百分之五十四。只有武里(*Wouri*)一省，其省城叫做都阿拉(*Douala*)，因為聽了國外來的命令抵制選舉，所以比數在百分之五十以下，跌為百分之三〇·三七。其他各省投票人數佔選民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七不等。在多事的巴米來凱(*Bamileké*)省，選民投票者共十萬零一千零四十九人，佔百分之五〇·三三。

一二二。選舉結果顯得新國會裏議員各佔名額的情形如次：一百個名額，喀麥隆統一黨佔五十三席，協和黨佔十八席，喀麥隆民主黨佔十一席，進步黨佔八席，喀麥隆民衆協會佔八席，無黨無派佔二席。

一二三。這裏曾有許多人演說講到 *Mr. Moumié* 所代表的力量，可是選舉的結果勝於一切雄辯。現在已經不難明白他為什麼不願採用民主方法來取得政權了。現在他所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繼續在喀麥隆保持緊張局勢，以使用武力來奪取政權。喀麥隆愛國志士曾為爭取國家的獨立而從事光榮的鬪爭，這是他們的當然權利，可是上述舉動卻越出範圍而且正足以表示少數個人想為自己奪取政權，而且強迫人民接受其在歷次能夠表明主權的選舉中向來拒絕的統治。

一二四。本代表團有責任要把此項情勢講清楚，以便凡以為有益於民主而幫助喀麥隆流亡人士者都可以知道這些人士的鬪爭已經與國家無關，實際上不過想以強力加諸這個青年國家，因此國家方面只得盡一切力量來維持公共秩序，而不能專心實行鞏固其得來不易的獨立和促進公共福利的方案，這些正是所有新興國家所關注的事。

一二五。四月份舉行選舉以後，國會隨即在五月間開會，批准新當選議員的資格，任命職員，並且選舉共和國首任總統。Ahmadou Ahidjo先生在九十九票中得八十九票當選總統。喀麥隆總統在慶祝其就職時，宣佈無條件大赦。這就是聯合國所要我們採取的全面和解的最後措施，同時也顯示總統及其同僚的開明作風。

一二六。本國政府認為一個人不應因其過去歷史而無贖罪機會，但是也決不能因此而減輕或者甚至抹煞其罪行的嚴重性。因此我們宣佈無條件大赦，連那些現在因為對民族主義和單純的沙文主義纏不清楚，以致甘心繼續保持緊張局勢的許多人也包括在內；他們忘記了同室操戈對我們國家的害處，這種爭執已經毫無目的，而且掩飾其真正的動機。

一二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在大會裏說：“……我們不喜歡資本主義可是我們也不要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制度……”〔第八六九次會議，第二五八段〕。可是這正是鞋子和腳不配的地方，因為事實上在喀麥隆境內一部份獨立領土上繼續進行的武裝鬭爭，其目的並非反對殖民主義，而是反對由直接秘密普選方式舉行的全民表決所產生的民主制度，所以已經不再是爭取自由的鬭爭而是灌輸外來思想迫使人民接受其所反對的政治制度的鬭爭。

一二八。在大赦以後正如意料所及，總統 Ahidjo 與政府一起辭職讓賢，以便成立舉國一致的政府，請各政黨參加這個全國一致的偉大工作，包括喀麥隆民衆協會在內。這次大赦釋放了幾百個因對個人犯有重罪被判徒刑的人。有些判死刑的也開釋了，監獄裏已經沒有一個因為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以前的政治罪行被判決的犯人。這種範圍廣大與無條件的措施正符合聯合國大會的要求，照理應該可使自命為政治犯而逃亡的人們不再流亡海外。

一二九。雖然國家元首採取這種寬大措施，喀麥隆民衆協會竟然拒絕參加政府，也就是拒絕與全國積極活動的力量和好合作。從此以後大家明白這些自命為流亡者的人們是在爭權而且不稍顧及最基本的民主方式。所以七月間喀麥隆又有來自國外的殺人放火的命令，要破壞公共秩序而且再度破壞這個青年共和國的脆弱的經濟。

一三〇。我很願意相信，而且本代表團和喀麥隆全國都願意相信發出這些命令要搗毀我們這個新生國

家的所在地各國政府都不知道這一切事實。我很願意相信他們的誠意受人利用，他們把這些人認為是可憐的流亡者，而加以庇護的好心也受了別人利用。可是事實上如果這些活動仍舊繼續下去，我們一定要控告這些國家為積極的侵略共犯。因為在這裏人人都在談非洲的團結，所以此種行徑尤其嚴重。我們很想請問團結究竟應該從何處開始，到何處結束。

一三一。就我本國而論，我在大會嚴正聲明：照非洲的傳統，你們容忍你們所窩藏的人這種行動就等於是敵對行動。喀麥隆與任何非洲國家已往並無糾葛，自從獨立以來，也沒有與任何國家有什麼爭端，唯一的願望就是與所有國家維持最友好的關係。

一三二。喀麥隆共和國的政府是從普選產生的。各位已經看到，我們是遵守諾言的。Mr. Ahidjo 自己告訴各位獨立以後就舉行選舉。我們進行得很迅速，在獨立一個月以後，我們的憲法就已經擬訂而且通過了。喀麥隆民衆協會立即重行建立，而且第一次大赦也幾乎同時就宣佈了。獨立三個月後，就讓人民選舉獨立的喀麥隆的第一屆國會。此後喀麥隆共和國就選舉了總統，幾乎立即就在 Mr. Charles Assalé 的領導之下成立了舉國一致的第一個政府，而喀麥隆民衆協會卻拒不參加。政府宣佈了一個無條件的大赦，把一九五五年五月至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之間的判決都一律撤銷。

一三三。所以我們已經竭盡心力表白我們誠意願望與所有喀麥隆人恢復關係，以便建立一個更好的國家，不論他們所抱見解如何。可是我們以身作則不幸無人效法。我們聲明一定盡我們的責任，利用民主制度對法治的立憲政府所授予的一切方法，因為據我們所知，民主政治與無政府是迥然不同的。

一三四。現在我已經陳明了經過情形，請讓我就本國政府對於我們當前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略進一言。

一三五。我是一個自重的非洲人，當然要講到我們的一般尚未享受到自由與獨立之陽光的非洲同胞。可是我們相信無論如何，外族佔領的日子是屈指可數的了。

一三六。我不願意任何人誤會我的話，所以我又要提到我所重視的一點，就是：但願老發表“摘要”的人們務必要誠實，而且最要緊的就是切勿為了宣傳而把我的發言曲解斷章取義。

一三七。我本國是採用法文的，請讓我先講阿爾及利亞的慘劇。多少年來，我們老是年復一年地希望這個戰爭作一個光榮的、快樂的而且甚至仁愛的結束——真正法國式的，充滿着英雄氣概、莊嚴肅穆仁愛與正義的收場。法國在感情和理智兩方面對於世界曾有珍貴的貢獻。戴高樂將軍是全世界承認抱有歷史感而且對世界的發展看法開明的人，他掌握政權之後，曾經一時引起解決的希望。可是 Melun 談判破裂，加上巴黎高峯會議倒臺，又叫我們陷入惶惑焦慮的情緒中。結果，阿爾及利亞慘劇便變成一團糟，不知其真面目。

一三八。我們誰能想到法蘭西在這國際社會裏會成了被告？凡是受過一七八九年精神的薰陶的人，簡直不能瞭解法國人把自由一詞的真諦曉示天下之後，怎麼自己現在竟會被人責備不讓別人自由。我們欣然參入了這個國際家庭，正是大家歡騰的時候，我原來祇講些高興的話，可是我們卻不得不提起法國人和我們這些法國之友同樣感覺到的痛苦，因為我們認為這次戰爭愈拖長愈會在每個人的良心裏引起問題。讓我來借用 La Fontaine 寓言裏關於羣畜染了瘟疫的故事。我們看到法國這種態度“使得所有參加這些爭吵的畜生，甚至連小狗在內亦都以小聖人自居”實在深覺痛心。此所以今天有些發言人在為自己洗刷之後齊聲高嚷“讓我們罵這個驢子”。

一三九。法蘭西變成了什麼了？為什麼弄成這樣呢？這件事情開頭本來可以在和愛的空氣中求正常的解決，然而因為若干法國統治集團支吾搪塞，把這問題弄得更壞，以致被人存心利用。我們深知幾百年來法蘭西為了全世界人民的自由頗有建樹，今天竟然看到阿爾及利亞的慘劇——這件事正如我已經講過，後面還藏着許多內幕——而與法國制度相同的那些國家則居然可以高視濶步自命為法國的檢查人，我們實在不勝駭異。種族歧視、公然侵略的無恥行為，把人類視為禽獸整批押送，沒收土地掠奪土著居民的生計，要他們把土地送給外人，不問情由把政治領袖無期拘押，而他們的姓名從未在這裏提起，誰也不想提起這一切事情乾脆都忘記了。

一四〇。我們既然要講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者，我們內心深處老在懷疑，這些事情我們當真已經忘記了麼，還是我們想在這裏造成一種變態心理？我們不該像寓言裏的狼那樣說大話。狼為了要人家不注意它自己的偷竊，而且為恭維獅子，說：

吃些羊子，這種蠢畜生，就算罪孽？這是無稽之談。

大王，這並非罪惡，您把它們吃掉正是照顧它們。

牧人號令着牧羣想要他幻想中的王國遍及羣畜，才真是不要臉！

一四一。這個慘劇就是如此。今天法國就是個牧人，什麼事情都怪在他身上。我本人希望某些人不要來這裏煽動非洲人仇恨白人，他們忘掉了他們對其他白人是友好的。殖民者到處都是一樣的。須知我們指摘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事情，也就是指摘別人在非洲別國旗幟之下所做的種種暴行、凌辱，處處為難與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說我們剛剛獲得獨立的非洲人對於這一問題更有資格說話。我們講這件事情，因為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整個非洲家庭來慶祝獨立的時候了。我們所以很自由地講，是因為喀麥隆的法律並未要我們加入任何集團。喀麥隆不屬於法蘭西聯盟，不屬於不列顛邦協也不屬於美國集團或蘇聯集團。我們看到別的代表團跟着其所屬的集團前來對法國的態度表示憤慨，好像只有法國一國在非洲吞吃非洲的“羊”心裏實在不勝厭惡。他們忘記了還有別的“獅子”也同樣的貪吃他們呢。

一四二。為了掩飾自己夥伴的不是，故意強調鄰居的錯誤——一如聖經裏所說只見別人不是的故事——這顯然感情用事。我必須說明本代表團很想聽到先我而發言的國家元首對非洲與整個人類的苦難說幾句話。我們要求阿爾及利亞獨立，我們也希望他們要求釋放 Jomo Kenyatta，指斥對 Mau Mau 的壓迫，要求把所奪 Wameru 的肥沃土地發還原主，而且最後要求現在仍受異族統治的領土立即一律獨立。

一四三。我明知我的意見不會博得在座各位的全體支持。我們各人有各人的責任所在。就本代表團而言，我們並不願大家接受我所引寓言的結句，其中 La Fontaine 寫道：

法院將看你力量大小，而後判你是白是黑。所以鑒於殖民時代已成過去，本代表團希望大會能來處理整個殖民問題，不論發生在什麼地方。

一四四。因為我們相信非洲一定會自由，所以我們告訴法國說我們不願意非在我們的舊時保姆法蘭西與阿爾及利亞兩者的友誼之間作一選擇不可。我們籲請法蘭西不要叫我們作此選擇。我們能夠同樣友好的

來對待阿爾及利亞和法蘭西，我們又將多麼高興呢。可是解決辦法是有的，而且已經雙方擬定而且同意，就是民族自決，阿爾及利亞歸阿爾及利亞人——這是法國的兩個觀念，意義十分顯明。腦筋所能想到的都是可以見諸實施的。

一四五。正如許多人所說，這個戰爭拖得太久了。不幸雖然流過許多血汗，然而由於已往歷史而非共存不可的兩個社會相互之間的鴻溝卻愈趨愈遠。這一部歷史追溯到阿爾及利亞人爲了保衛自由而在法國領土上作戰的時候，而現在法國人之中的某些集團卻不讓阿爾及利亞人享受這種自由了。這次戰爭正如別人已經強調指出，使得法蘭西與阿爾及利亞，雙方在同一文化中孕育出來並且從同一文化中引出理由彼此作戰的青年，大部爲之犧牲。如果爲悼傷其陣亡的兒子而哭泣的法國母親與被法國槍彈擊斃的阿爾及利亞人——往往年齡相同——的母親彼此並無什麼分別，那麼照情理說總得尋求一個制止這一慘劇的辦法。

一四六。我們願相信法蘭西，因爲我們記得承法國的幫助與友愛我們纔能加入聯合國來。我們希望它不要等到太晚，能夠竭其心力儘速把阿爾及利亞也引來大會入座，同時與它保持友誼。我們相信他們會接納我們的呼籲，而且使得許多法蘭西與阿爾及利亞家庭爲之離散的阿爾及利亞問題，能夠獲得解決。保證尊重個人的權利和少數民族，同時使得阿爾及利亞人隨着黑人非洲之後，能滿足其享受自由的願望。法蘭西採取這一途徑，就可免得我們採取激烈步驟，在我剛纔所講得友誼和團結兩者之間作一抉擇了。

一四七。另一慘劇也同樣的可痛心，就是以雷堡市爲首都的剛果。按照喀麥隆共和國政府所採取的立場，本代表團正式聲明剛果的獨立問題已經解決，而且不容再提。本代表團同樣堅決的聲明剛果的完整是神聖的，不可割裂的。請允許我表示卡坦加之分裂所以未受干涉或未被制止，是因爲若干大國非特不向有關方面進行調處，反而支持某種毫不讓步的態度，而他造也不相讓，以致雙方就此僵持。我們認爲在談論以武力協助剛果中央政府以前，應該先努力利用我們知道非洲若干領袖所有的威望勸導有關方面言歸於好。我們相信這是能夠避免火上加油的辦法。

一四八。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願把大會變成追悼既失機緣的會議，我們覺得我們正確估計剛果問題現在尚非太晚。

一四九。第一，我們在這裏，以及其他地方都曾聽到關於這一慘劇的各種意見。我們聽到比利時的激烈爭辯。爲了證明比利時在剛果所遺留下來的知識資本足使從前別的殖民地國家望而生妬，曾經有人在這裏引證統計數字。我們看到所發生的事情，同時並不願意挑剔比利時代表的話，可是我要順便說明他提供我們參考的統計，固然表示就學的情況尚可滿意，但是無非是初級或小學教育罷了。比利時代表所忘掉提供的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統計。所以我說問題依然沒有答覆，因爲現在所關心的問題是受過訓練能夠接管剛果事務的人員的人數，而不是現在上小學將來可供使用的人數——雖說這些數字是的確值得讚美的。

一五〇。無論如何，我們要稱讚聯合國對剛果的及時干涉，這一措施立刻使得任何外國軍隊決無理由介入剛果國土。聯合國部隊之駐在，足以使得在這裏所表示的對於生命財產安全的顧慮，爲之消釋。

一五一。在座各位有人想把目前這個錯綜複雜而且日益混亂的情勢叫秘書長負責。人孰無過，讓我們承認在實施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時，可能有錯誤，可是我們也該回憶到聯合國在其他案件中同樣地勇於任事，卻被別的方面指爲偏袒。“真理在於中”。

一五二。我們要嚴辭指斥的是各人都意氣用事選擇其在剛果的自己人而予以支持，好像這個國家的事務已經不是剛果人自己的事情似的。不，我們決不能同意我們的國家成爲大國互相角逐的賭注。我們非洲又要保留我們的絕對權利來選擇我們自己的人。把事情弄得更糟之後誰也沒有權利因爲未能叫自己所選擇的人當權而就怨尤。聯合國去剛果是通過剛果的合法政府協助剛果國家，並不是去加強某一個人的威望。誰是合法政府？這要由剛果人來決定。

一五三。本代表認爲聯合國秘書長已表明全無私心，我樂於強調這一事實。

一五四。魯孟巴先生之撤職是剛果的國家元首依據根本法第二十二條所採取的獨立措施。我的檔案裏有一項文件，載有布魯塞爾圓桌會議的所有決議案，以及各項註釋還有根本法的全文，其中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元首任免總理及各部部長。”國家元首這一決定是合法的決定，因爲這是遵照根本法第二十條所規定的格式的，其中規定：“國家元首之命令非經部長一人副署不生效力，該部長對此項命令因副署而負責”。

一五五。所以聯合國或其秘書長想取銷或者修改像將魯孟巴先生撤職這種合憲的措施，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若干方面在不肯承認聯合國秘書長對於這位國家元首的這項決定，採取中立態度，這是因為他們想由自己來替代剛果人民，越俎代庖選擇統治剛果的人，把個人看得重於制度。嚴格從法律觀點來看，聯合國不能取銷各國國內法的效力。秘書長的職務是幫助中央政府，而無權來決定誰是這個中央政府的首長。

一五六。各位也許會說，魯孟巴先生被撤職之後，其繼任人選也得經由剛果的國會核准。本人同意此說。可是在未獲核准以前，卻不能再有魯孟巴任職的問題，因為撤職的命令經由閣員二人副署。在根本法沒有修改以前，憑這一紙命令就足以把“魯孟巴要求”斷然駁斥。

一五七。國家元首已經任命伊利烏先生為魯孟巴先生的繼任人。下一步驟就是伊利烏先生要遵照根本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文曰：

“政府於閣員任命後四十八小時應請國會表決以示信任。此項表決應有兩院全體議員過半數之可決。”

伊利烏先生的任命核准與否權在剛果的國會。按照根本法，它甚至無權討論國家元首的決定。

一五八。幾內亞共和國總統(第八九六次會議)曾經站在這個發言臺上說起根本法序言的規定而且告訴我們剛果國家元首並不負什麼責任，所以絕對無權把總理撤職。我不願意人家說我駁斥這個解釋。我要大家承認我是加以補充，而我所提請各位考慮的補充意見是否引起與根本法條款不同的解釋，則請各位公決。雖然序言說國家元首沒有責任。這不是說根本法沒有予以責任。這不過說他身為國家元首，不對國會負責，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在憲法上究竟有什麼意義。怎麼能說國家元首對國家不負什麼責任呢？這種說法荒唐之極如果認為它會獲得在座各位任何人的同意，未免是侮辱他。

一五九。請讓我宣讀 François Perrin 所寫的一本小冊子“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獨立剛果的政治制度”裏的一段(我曾經講過我偶爾讀過這本小冊子，現在我趁機會來引證)。下面是專講剛果國政治制度的第三章的一段：

“國家元首沒有責任這一制度有利也有弊。主要優點是讓國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享有極大的威

望。事實上正因為他的地位如此，國家元首看來像個國家的象徵，超越爭執與政治辯論之上，他概不出場參加，遇有錯誤，當然由有關的部長負責。”

這不是我自己寫的。根本法的作者在序言裏寫明，我已經在這裏引證過一些。

一六〇。就本案而論，如果國家元首根據我剛纔所引證的第二十二條將總理免職，人們就不能援國家元首沒有責任這一事實為理由。本人無須強調這一點，各位自會明白聯合國在剛果的代表依據根本法條款解釋這一情勢是正確的。他們要不是這麼解釋，就違反了根本法的規定。

一六一。所以正如奈及利亞代表所建議，現在聯合國只要讓剛果國會開會以便儘速對魯孟巴先生的繼任人表決信任與否。還有一點，如果作為折衷辦法，國家元首以魯孟巴先生來繼任他自己，好讓他援用根本法第三十七條的公式取得國會的信任表決，那也是合法的措置。可是無論如何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魯孟巴先生政府則已依法不再存在，而且如果再回來掌政，就必須經過國家元首的新任命再按照第三十七條經國會通過。

一六二。這就是聯合國處理剛果問題的正當方式。要不是有些發言人採取的立場使得我們不得不向大會提供情報以便徹底明白案情而作最後決定的話，我們本來不會提出這許多說明。我們在剛果並無利害關係，而且我們在那面不想安置什麼人。本代表團的簡單立場就是只想向大會報告，而且請大會放棄只談人事而不談原則的不幸習慣。剛果人同室操戈不是為了要人家來強定其領袖。剛果個人之間的糾葛在聯合國裏絕無地位。

一六三。這一問題已經開始辯論，本代表團保留權利等到適當時候再詳細說明其立場。我們認為剛果目前的混亂情勢乃暫時情形，而且不久就會找到解決。剛果與和平事業都得力於聯合國和聯合國秘書長甚多，要沒有他們，在非洲的心腹地帶早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朝鮮。聯合國已盡其力量保證了剛果的獨立而且保持了和平。

一六四。修改本組織機構的方案如雪片飛來，其中若干的確令人駭異，對於這些方案，請讓我們表示保留。事實上某國的新聞界甚至建議採取比重表決制。難道我們這麼多國家出席國際會議以及我們參加還有增加可能一事真的已引起了恐懼麼？我們昨天還

被人忽視，今天已佔有歷史上應有地位。可是我們渴望和平，因為我們所享有的安全程度比別人差。我們不會使得任何人擔憂；相反的，應該擔憂的卻是我們。聯合國內均勢建立時，我們尚被人忽視，可是我們現在要求在專門機關裏要有代表權：安全理事會、常任席次等等。我們斷然拒絕已經有人提出的三頭機構。這種制度自從古羅馬以來就很有名。在我們現代，我們也記得甚至在一個集體主義國家內一個有名的二頭制度也未能生存。

一六五。正如我們所說，聯合國是我們的最後屏障，而且是我們弱國主權的保障。Mr. Hammarskjöld 講得很對，這是我們的組織，是小國的組織，我們遇到侵略要求生存，就得指望這個最高執行機關及時迅速行動，我們不能讓人家把引起癱瘓僵持局面的討論制度引到這個最高機關裏來，而在集體領導制度下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們依靠聯合國，聯合國生存足以保障我們的生存。

一六六。本人不能對裁軍這一嚴重問題不表示我們喀麥隆代表團的管見而就離開這個發言臺。正如別國人民一樣，我們對於巴黎極峯會議抱着極大的成功希望，當時世界局勢漸趨緊張，至會議突然失敗以後而登峯造極，我們至感失望。世界大國美利堅合眾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曾合力把世界從希特勒的魔掌中解放出來，現在他們自己卻彼此對敵，雙方的相互誤會誠叫各國無不為之擔心。他們每一國所儲存毀滅武器都足以消滅人類。我們的憂慮當初也以為是杞憂，因為這二強仍有希望言歸於好，可是到這兩大強國甚至不肯應邀請談判時，就成了真正的恐懼。我們有理由恐懼最壞的結果。

一六七。軍備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多，這麼精。原子國家領袖們開頭的講話引起了我們的希望心，可是他們最近的言論卻叫我們很擔心。

一六八。歷史常會重演，今天的空氣恍如一九三八年。那時候，已經死去的國聯大廳裏也在討論裁軍。那位日內瓦姑娘喜歡刺激，她有幾位可怕的情人，她老對他們說“嚇我一下，親愛的”。在這些情人之中，有一個真真嚇了她，終於一命嗚呼。她的紐約女兒就是現在的聯合國，是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的大火中出生的，在曼哈坦島上與她已故的母親口味相同，而且又在討論裁軍，正如過去一樣。雖然她的母親只有一位可怕的情人，她卻有了兩名大漢。第三個情人的陰影籠罩着我們的討論，正在待機振翅而飛躍上這個

舞臺，這不僅嚇唬了聯合國，而且嚇唬了整個世界，我們真不知道我們是否面臨末劫，這次不僅要把本組織搞垮，連這個行星也會整個被消滅掉。

一六九。我們是小國，而且我們不製造任何軍備。我們拒絕做試驗場所，讓人以好像不勝同情的態度來證明對於大國已成了舊式“玩具”的所謂常規軍備，現在確已過了時。這些“玩具”叫非洲感覺極大的憂慮。人類的前途全看大國做些什麼，所以我們籲請他們停止爭吵，並且同意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時候他們應該知道繼續彼此不一致就會危害到人類的前途。

一七〇。雖然本代表團歡迎若干國家元首在這裏和其他地方表示願意協助發展不足國家的意思，可是就本代表團而論，我們很希望這種協助能不帶施捨的形式，這是有損人類尊嚴的，我們雖然窮，卻都是自由國家。我們認為只有通過國際合作，用這種援助來加強我們國家的獨立，並且避免足以影響我們和平的一切引起不滿的因素，這種協助纔有價值。聯合國必須設法使得有富裕力量參加這種協助的國家明白只有發展不足的新興國家能够接受協助而不必犧牲其任何主權而且不附帶政治條件，他們纔能够達成協助的目的。否則喀麥隆共和國寧可其兒女雖窮死而自由，不願其屈身以求生。

一七一。本代表團歡迎奈及利亞總理為援助前比屬剛果所作的呼籲。它準備向本國政府提議採取緊急措施以便本國各學校在最近的將來可以收容剛果的青年學生受完全的中等教育。為了確保給與剛果國的這種技術協助奏效起見，擬在不久的將來召集有關的非洲官員舉行會議，擬訂我們所必須供給的緊急需要的清單。

一七二。本代表團固然承認蘇聯與西方國家在反對希特勒極權主義的鬭爭中所作的犧牲，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宣揚促進殖民地民族爭取自由的鬭爭所做的積極工作，可是我們仍要提出警告：把一種看來似乎與這兩個敵對集團之一站在一邊的思想輸入非洲，是很危險的事，因為我們非洲要避免任何東西兩方的衝突。

一七三。我們同樣竭力指斥在新獨立國家推動顛覆活動而其唯一目的在於排擠屬於西方的一切而乾脆改為馬列主義新生活方式的任何企圖。我們必須讓非洲自行發展而置身於思想鬭爭之外，因為如果非洲自己的哲學本質被剝奪一空，非洲就不成其為非洲了。黑人的文化是哲學與生活方式，我們願把它保持下去；

我們認為如果破壞了固有的文化而代之以歐風，簡直是發瘋，徒然毀滅我們的歷史和光榮前途的希望而成爲不生根的民族。如果我們要不給後代子孫指爲不顧非洲的地理生理與物理結構而使之降格貶價，我們顯然必須提高非洲的地位並增加其發展速度。

一七四。關於爲了本身利益和種族主義而以武力統治其他民族的世界觀，有人已經發表意見。我們剛從殖民制度下解放出來，當然最不願意忍受對民族或個人所施的束縛和足以損害民族自決權的任何事情。那些國家自命文明，可以以人類智慧的最驚人成就相示，曾經給我們世界人權宣言和保衛自由的其他傑出榜樣，談論“人類解放”，向來以其民族而自豪，他們有這樣好的智慧，何以竟不明白我們也同樣渴望自由而且同樣以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呢？——除非因爲人生本來就是一堆細胞，其中無非都是古怪的矛盾？

一七五。我們不辭重複，再度堅決而且斷然駁斥各式殖民主義，無論其爲政治上的或思想上的。思想上的帝國主義與唯利是圖的帝國主義一樣害人，一樣可惡。讓我把我的意思講講明白：世界的優美就在於它的豐富多姿。如果我們在座各位的面貌與膚色人人相同，我們祇會覺得坐立不安。我們會不開始懷疑我們自己的個性麼？所以如果有人想不顧上帝的意思和自然的原理，而要由一切方法把我們塑成像他們一模一樣，我但願他們聽取我的警告！想把非洲的一部分，變成歐洲或其他各洲之一部份，那是非非之想。上帝與自然造成海洋山嶺把人類隔開。即使我們能够飛越這些障礙，它們依然是世界上響導的界石。

一七六。還有，想改造我們思想的人們也是想入非非。歷史的頑強事實，我們必須承認。非洲已經渡過了人類歷史上最卑鄙的恥辱，黑人市場，或奴隸買賣。到了明天它會臻於勝利而且健壯逾恆，事實上它已經在爲其解放作最後一場鬪爭。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都將像朝霧一樣被不可抗拒的巨風吹得烟消雲散，只有非洲懂得其中秘密，這就是我們各民族爭取自由的力量和不可阻撓的願望。

一七七。這就是我所要講的話。我說到這些問題，曾竭力避免引起爭論或出言魯莽。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有誠意，人類的問題都可解決。聯合國本身便是建築在誠意上的。我們對每一位代表寄以誠意，但願各民族都將從此發揚光大，人類的友好和同胞之誼從此確保，使民主能在自由世界生存。

一七八。主席：我請古巴代表說話，因爲他行行使答辯權。

一七九。Mr. BISBE (古巴)：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大會第八九七次會議舉行一般辯論時，Mr. Coronado Lira 代表瓜地馬拉代表團發言，曾有長篇而語近侮辱的控訴，以答覆我國外交部長，Dr. Raúl Roa [第八九二次會議]對瓜地馬拉政府所提出的控告。大會各位代表毫無問題已經注意到我們與瓜地馬拉代表團三次口頭對答之中，本代表團每次都不過行使我們的答辯權。所以這些對答之中顯然還有弦外之音。

一八〇。瓜地馬拉政府究竟爲什麼這樣坐立不安？什麼東西使得它良心不安而且引起了它的恐懼？什麼東西使得它到處見鬼，使它不能安枕，弄得神經錯亂，看到 Jacobo Arbenz 的影子，人民的報復，從古巴開拔，而從未實現，而且永久不會達到目的地的出征部隊？起先，瓜地馬拉代表在九月二十七日第八七四次會議講到有二千兵士正在 Camagüey 省受訓準備進兵瓜地馬拉。我曾斥爲胡說，而且再度向大會聲明古巴革命政府一再講過它一定堅守不干涉原則。而且我絕無諷刺之意補充說“瓜地馬拉代表儘管放心，決無兩千兵士正在 Camagüey 受訓準備進攻瓜地馬拉”。

一八一。於是瓜地馬拉代表團不再講有兩千兵士在 Camagüey 受訓了，我們能叫瓜地馬拉代表團安心，甚感高興。可是十月四日的紐約時報載着一篇報道說有一隻不懸國旗的機器帆船叫做“La Cubana”，在大西洋海岸瓜地馬拉領海內發現。根據紐約時報這一報道——而且瓜地馬拉政府的情報也並未超過該報所載的內容——空軍迫使這隻帆船離開領海，第二天看見這條船在 Cotzumel 島附近略向左舷傾斜。這件事情引起了敏感的瓜地馬拉人的幻想，我們並不覺得奇怪，他們立即就說這條船載有軍火，而且有共產黨人正在等待着。瓜地馬拉政府的另一說法是這隻船就是爲了進攻瓜地馬拉以及推翻其政府而組織的艦隊的先鋒。我們真抱歉，爲了瓜地馬拉繼續控訴而要來麻煩大會，可是我們對於這一插曲的內容不得不認真調查。如果這條船載有軍火，那麼軍火現在那裏？如果它是艦隊的先鋒，那麼這一艦隊其他船舶又在那裏？如果像最近被此地查出的一位瓜地馬拉的外交官那樣偷運海洛因的話，當然可以裝在幾隻衣箱裏就成，可是偷運軍火就沒有那麼容易隱藏了。至於艦隊想必因爲激動了加勒比海的憤怒已經被吞吃了。

一八二。可是現在不再是兩千兵在 Camagüey 受訓，或者機器帆船與入侵艦隊的問題了。現在 Mr. Coronado Lira 告訴我們在 Sierra Maestra 和 Sierra del Escambray 有鐵幕背後製造的噴射式飛機，由中國飛行員及中國訓練出來的古巴人駕駛，有剛從蘇聯拿到輕型重型坦克以及成千上萬的武器，放在山裏以供侵略戰爭之用。瓜地馬拉人發昏似的幻想有什麼止境麼？瓜地馬拉代表不必像他要 Mr. Roa 知道瓜國地理那樣懂得我國的地理，可是他如果知道古巴的地理，他就不會選擇我們的主要山區來作為噴射機的基地。

一八三。這一切顯然反映出一種恐懼心理以及一個苦心擬訂的計劃。按照美國國務院所定尺碼而成立而且專供美國差遣便宜行事的瓜地馬拉現政府已經淪為美國政策的可憐工具。瓜地馬拉是害怕的，不過不是這麼簡單。瓜地馬拉的活動是掩護進攻古巴革命政府的企圖的煙幕。瓜地馬拉對我國政府所提出的荒唐可笑的控訴是想作為國務院企圖打垮古巴革命的橋梁。這種意圖已經 Mr. Roa 在十月七日答辯中加以指斥，現在我要充份支持。揚言古巴行將出擊，是因為確實有人在計劃進攻古巴。在 Baracoa 附近登陸的進擾已在前幾天被打垮，在 Escambray 區域的反革命勢力也已經被擊敗，這些事實都足以證實我們所說屬實。可是這種企圖不會停止，將來自有事實會證明。古巴決不會進攻，而只會被人家進攻。我們很明白這一點，可是不像瓜地馬拉那樣，我們並不因此而失眠。我們沉着等待想來毀滅我們的國內外敵人，我們深信一定會勝利。

一八四。Mr. Coronado Lira 很苦痛，因為我們時常講到瓜地馬拉一案。我們講到一九五四年 Jacobo Arbenz 的民主政府被推翻不是出於瓜地馬拉的民意而是秉承美國國務院公開發表的意思。他的話是這麼講的：“我們瓜地馬拉人已經聽厭了說我國成了本洲一個大國侵略的犧牲者這種話”〔第八九七次會議，第一八八段〕。在這一點上本人只能歉然承認對 Mr. Coronado 以及和他有同感者無忙可幫。無論他們喜歡與否，他們都得聆聽瓜地馬拉一案，因為此案已是拉丁美洲的一部份歷史。這不是一件有待歷史來判斷的事情，而是在歷史上已成定案的事情。

一八五。Guillermo Toriello 的那本有力的大作“瓜地馬拉之戰”，憤怒之心油然紙上，載有事實與原委，詳陳聯合水果公司和美國國務院干涉這個兄弟國家民主制度命運的故事，對於像古巴革命那樣膽敢實行土

地革命並和美國獨佔事業搏戰的革命如何加以撲滅的全部計劃，美帝國主義的外交謀略，到了美洲第十次會議而登峯造極，通過了決議案九三，藉口保衛美洲防禦國際共產主義侵略而事實上就是回到美國國務院的大棒政策，而且正是集體干涉主義的危險表現，在安全理事會的控訴，以及不遵行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三條，最後還有美國國務院所部署與指揮的武裝侵略，瓜地馬拉軍官的賣國求榮，美國大使 Mr. Peurifoy 手持 O.45 左輪全身武裝直接參戰，比 Castillo Armas 上校還要活躍。這種情形還用我引證嗎？

一八六。這一部歷史是洗刷不掉的，而且不論喜不喜歡，瓜地馬拉代表還是非聽別人說起不可。最使得 Ydígoras 政府討厭的就是古巴革命政府，對被人逼走的瓜地馬拉總統 Jacobo Arbenz 予以庇護。可是烏拉圭不是第一個先給他庇護麼？這種收容並不違反或者減弱古巴所恪守的不干涉原則。這是清楚切實而且肯定的一點。正在外來干涉迫在眉睫的時候，我國政府又怎麼會參加什麼出征計劃或者干涉別國呢？我們要重複聲明：革命是不能輸出的。至於革命的道德影響，它們的示範作用則是另一問題——長鬚子以示責任心的一代人物在這遇事遷就與專佔小便宜的沒有鬚子的時代中所做的榜樣。這一個自 Sierra Maestra 叢山來的榜樣，定會使宏偉的安地斯山脈為之震撼。

一八七。我不願提到 Mr. Ydígoras 統治之下的瓜地馬拉，因為我不欲使主席有正確理由叫我遵守秩序。可是我覺得主席——就是說 Mr. Boland——在十月十日的會議中對瓜地馬拉代表是非常優容的，直等到他把我國的事情講了三十分鐘時纔叫他守秩序。我們當然對瓜地馬拉目前的事情有許多話可說，可是我們不願做自己所責備別人的事情。

一八八。Castro 政府對於瓜地馬拉代表的虛誣可笑的控訴無須為自己辯護或者剖白。可是喪心病狂似的說 Castro 政府之成立出於軍事上的幸運，而且仍靠刺刀來維持，卻超出了我們所能平心靜氣容忍的限度。Castro 政府是革命運動成功的產物，這種革命運動所以會成功，全靠人民的絕對擁護。有人說沒有什麼叛變的運動能夠敵過職業軍隊，可是 Castro 已經把這個神話拆穿了。因為他是有人民擁戴的。更有人說拉丁美洲的政府如果違反美國政府的策劃和指示就站不住。Fidel Castro 把這神話也快戳穿了。這一切之所以能實現，都是因為 Fidel Castro 有人民為後盾。怎麼能說把營房改為學校的政府是靠刺刀來維持的呢？這個政府

性質之民主自有其經常與人民協商足以證明古巴人民直接參與政府的決策，無過於今天了。人民已經不再是漠不關心的觀眾，而已成了熱烈的演員。夏灣拿宣言和林肯的民主定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已經無可增益。對於古巴現在革命的進程要有更深切的認識，我們必須儘可能把已往作簡單的分析，並且看看本國在過去一百年裏所處國際環境的全景。

一八九。從十九世紀開始第一次獨立運動產生的時候起，古巴就成了美英法三國野心的對象。歐洲的謀劃有一個時候阻撓了美國的野心，當時美國是想維持西屬古巴的現狀的。從一八〇九年起古巴人民用謀略、反叛和爭戰這些方法幾乎奮鬥了一個世紀。美國最後的政策變成用購買或兼併把古巴拿到手裏。在西班牙在美洲的其他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時候，古巴因為外國人的野心使其不能達到目的，以致遲遲沒有得到獨立。贊成奴隸制度的人們以及希望西班牙專制殖民統治零星改革的空想也就誤了我們的獨立。可是古巴人終於打了偉大的獨立戰爭，就是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八的戰爭和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的戰爭。在第一次戰爭即所謂十年戰爭結束時，正如我們的 *Enrique José Varona* 所說：“古巴喪失了經濟權而沒有獲得政治權”。這句話固然是專指蓄奴的地主而言，可是把一八六八年革命與一八九五年革命的基本區別表明得很恰當。一八九五年古巴人是為爭取政治獨立而戰爭，可是他們已經丟掉了經濟控制權。這次革命是 *José Martí* 所倡導的，其根源是羣衆，是一般人民而且其主要的資力也是 *Tampa* 與 *Key West* 古巴煙農和下層階級所籌集，並非出於古巴的貴族，他們大部份已經被第一次戰爭拖垮了。

一九〇。但是古巴人民要爭取獨立的意志是不可屈的。雖然第一次戰爭以 *Zanjón* 條約而結束，不過是古巴與西班牙之間的休戰，偉大的 *Antonio Maceo* 將軍在 *Mangos de Baraguá* 抗議裏再度聲明古巴與西班牙兩國之間，不能和調或妥協，只有一個答案，就是獨立。在那時候，美國對古巴政策的趨向未有改變。美國仍要有二個北美的古巴，這一點做不到，就來一個西班牙的古巴，可是決不要一個歐洲的古巴，早先它爲了自己的方便，產生了所謂門羅主義，這原是英首相 *Lord Canning* 在一八二三年八月所提議的。門羅主義是一個片面的宣言。定了一種保鑣主義，侵害拉丁美洲各國的主權，它們從未對該宣言表示同意，而且今天它也並無効力，毫無用處。

一九一。在古巴軍在最後一次獨立戰爭中已經勝利在望時，美國政府看到已經不可能價購或者兼併，於是利用“*Maine*”號沉沒這件是非，取得了國會兩院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的聯合決議案，宣稱古巴有權自由獨立，而且介入了兩國的戰爭。古巴人民向來承認美國人民的仁愛，這不能與其政府的居心相提並論。不過這是一事，而承認說曾爲爭取獨立而艱苦作戰的一個民族全靠某一第三者的協助才能獨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古巴人心所不能接受的就是聯合決議草案所宣稱的崇高目的竟然繼之以不准 *Calixto Garcia* 將軍所率領的古巴軍隊乘勝開入 *Santiago de Cuba*，也不讓古巴參加討論與西班牙簽訂和約的巴黎會議，而且最厲害的是加訂 *Platt* 修正案限制我們的獨立。

一九二。整個這一部歷史過程對今天古巴的情形給我們不少啓示。我們獲得的政治獨立顯然是有限制的。我們既沒有經濟權，我們不過從西班牙的殖民地變成美國的殖民地。直到反對 *Machado* 暴政以前，除掉少數同胞們瞻望前途的呼聲之外，我們的生活環境充滿着貪污腐化陰沉黑暗的氣氛。反對暴政的革命鬪爭開始領我們走上前往目的的道路。我們必須掌握經濟，才能享受充份的政治獨立，達成歷史上十足意義的獨立。許多這些意見和願望都訂入一九四〇年的憲法，可是許多仍待實現。事實上答應的多，兌現的少。新一代——即是 *Moncada* 的一代——不僅面臨推翻 *Batista* 虐政的使命——這是最容易的工作，雖然艱巨——而且還要改變歷史的現實，把一個殖民地變成一個共和國。要完成這個歷史任務，要跳過本共和國幾乎一無所成的半世紀以上的歷史，這就是現在所進行的革命的目的所在。

一九三。這次革命的情形已經我們總理 *Fidel Castro* 在大會〔第八七二次會議〕向大會所作詳盡而有力的發言描寫清楚。我們相信我們現在真正在革命階段，一個歷史的現實由另一現實取而代之。我們的革命過程具有深切的民主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根源。我們贊成社會主義化，以國營方法在舊社會經濟形式上建立新的結構。我們並不躲在外來思想或外國的旗幟後面。我們的行動是獨立的。我們是自己的主人。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我們自己的軌道中行進。凡誹謗我們和曲解我們的革命過程的人們都不過爲他們受到影響的利益着想。可是決沒有什麼真正的革命過程不影響到若干利益，這正是我們達成歷史過渡所必須償付的代價。美國有關的獨佔資本家的發言人，他們在本洲的

走狗以及自己利益也受了影響的古巴人都重唱濫調把我們指為共產黨。我們要對說這種話的人重新聲明我們在各方面完全獨立。辱罵我們的人們可以拿穩一點，就是我們逃出了美國圈套，決不會再走進別國的圈套。

一九四。本人並不過問 Ydígoras 的瓜地馬拉的問題，在答覆瓜地馬拉代表對古巴誣告時，本人已經再度說明了 Fidel Castro 的古巴的真相。這是我們所關注的肯定事實。他們曾想把我們在政治上孤立起來，可是並沒有成功。他們曾想用飢餓來擊敗我們；可是他們失敗了。

一九五。在真正的干涉而且真正的實際侵略來自本洲某國的時候，怎麼能說別洲的國家要來干涉呢？他們以為拉丁美洲都是瞎子麼？我們不能讓門羅主義的屍體橫在我們的路上。首先最要緊的，我們是美洲人。可是我們今天生活在密切依存的時代，物質、政治與道義都有連鎖關係，而且沒有一個國家或一個洲能保持孤立，因為國際問題與摩擦無論發生在任何地方，都會影響我們全體。

一九六。誰不明白美洲國家組織規程第十六條所明白譴責的經濟侵略？我們應該引證該條原文：“各國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或政治威脅辦法強迫他國之意志或榨取任何利益。”現在美國把訂好契約向我們定購的糖的數額減低，正是典型的經濟侵略行為，對我們的最重要的經濟產物的一個打擊。美國禁止美國產品輸往古巴，今天紐約時報已在封面登出，如果不是回到北方巨頭所採行的經濟侵略政策，想在轉變我們的不可轉變的意志與決心，這又算是什麼？

一九七。古巴一案擺在美洲和全世界的良心面前。我們身為美洲人所抱的信念並未因為某些政府的陰險謀略或者因為我們所可能受到的不義不公平的打擊而軟化。有些人堅決不承認人民的日子已經到了。

我們的憲章說起“我聯合國人民”。人民的願望總有一天會成為政府的願望。

一九八。José Martí 的名字——我們不管瓜地馬拉代表怎麼出言不敬——傳在我們口頭，深銘我們的心坎。我們秉承他所講的話，奉為我們的模範。我們知道我們的民族英雄對於美帝國主義之擴張是如何想法，這是我們所深知的，因為在他給 Manuel Mercado 的千古不朽的函簡裏說過，“我就生長在這個魔鬼的身體裏，見其肺腑，而且大衛的投石器就是我的武器”。Martí 的思想直到現在始終滲透了古巴的革命。我們聲明這一點，在這裏宣佈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個政府，一舉一動無不尊崇 José Martí。

一九九。主席：尼泊爾代表表示想在我們今晚會議結束以前，行使其答辯權，作簡單的發言，現在我請他說話。

二〇〇。Mr. THAPA (尼泊爾)：本人抱歉要在此刻很晚的時候發言，不過我向大會保證決不超過兩分鐘。

二〇一。因為赫魯曉夫先生早先發言時說他不知道尼泊爾究竟有無國會，所以我要求讓我發言叫他不再懷疑。本人就是國會議員之一，所以我想我有資格告訴大會尼泊爾有國會，是根據成人普選制度產生的。國會裏有代表的不止一個政黨。我們有自由的討論，而且在我們眾議院一百零九個議員有四個是共產黨員。我們遵守議事規則，這是對全體議員都同樣適用的。

二〇二。過去兩天這個世界大會裏所發生的事，我們確很駭異。如果我們對於目擊的事情隨便發表了我們的管見而開罪了蘇聯代表團的貴主席，我們確很抱歉。我們是小國，不欲教訓任何人。可是我們有自己的良心，我們覺得在本大會裏我們有權表示我們自由的判斷。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